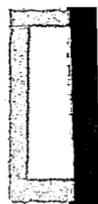


評國民黨二中全会

存書

大岳新報書店發行



MG  
D693.74  
822

評國民黨二中全会



3 2168 3770 2

太岳新書發行

1946.4

# 目 錄

救國會議決不容修改	(中共中央發言人談)
評國民黨二中全会決議	(周恩來同志招待中外記者席上談)
評國民黨二中全会	(解放日報社論)
破產的政治理論	(解放日報社論)
出爾反爾	(解放日報社論)
徹底消滅法西斯陰謀	(解放日報社論)
中國法西斯綱領	(解放日報社論)
中國法西斯實行恐怖的自由	(解放日報社論)
駁斥吳鐵城無恥強辯	(解放日報社論)

## 政協決議不容修改 (中共中央發言人談)

中共中央發言人談稱：國民黨中許多有力人士，現正試圖改變政治協商會議的若干原則決定，特別是關於憲法原則的決定。此舉將不能得到中國共產黨、其他民主黨派及廣大人民的同意。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是各黨派全權代表共同協議一致同意的結果，凡所決定，都切合國家的需要與人民的期望，特別是關於憲法原則的決定，尤得國內外輿論一致讚美，認是非此不足以奠定國家民主化的基礎。在政協會議中，國民黨代表團人數最多，並由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親任會議主席，蔣氏曾於二月三十一日閉幕致詞中，鄭重聲明政治協商會議所決定的各種方案，本人雖然不能出席參加，但是時時刻刻都在研究和注意，覺得各項方案的內容，都是妥善妥洽的。結果，我敢代表政府先行聲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規定手續以後，即當分別照案實行。現在距該會開幕之日僅一個半月，國民黨方面忽然對於憲草原則等項決議提出修改意見，實使人們不勝驚異。中國共產黨對於蔣介石與國民黨的諾言極其重視，對於信守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更認為是各政黨政治信譽與國家百年大計所關。因此，中國共產黨絕不辭地堅持政治協商會議一切決議，特別是憲法原則決議必須百分之百實現，反對有任何修改；並呼籲一切民主人士與全國人民，準備為此神聖的任務進行嚴重的鬥爭。

## 周恩來同志招待中外記者

### 評國民黨二中全会決議

周恩來同志於十八日八時招待中外記者發表對國民黨二中全会的談話，便認爲國民黨二中全会許多決議區區政治協定，這頗令人失望。恩來同志發表談話之先，廣東東江抗日縱隊政務林德潤志，新四軍第五師江漢軍區政務鄭紹文同志先後報告各該區部隊被圍攻封鎖情況，提出控訴，並說明與博古同志答覆記者詢問，於十一時招待會結束。周恩來同志談話大要如下：

在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召開的國民黨二中全会，我們會寄以很大的希望，但二中全会的結果，實令人失望。因二中全会的決議動搖了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國民黨內爲數不少的頑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過了很多重要的違反政治協定的議案，這不足爲怪，而可怪的是這兩項會議的決議既如此相反，却都是蔣主席和領導之下通過的。

一、關於保障人民權利問題。在政治協明會時蔣主席曾作了保障人民權利的四項諾言，但在政協開會後，就連續不斷的發生了搶白堂打人、較場口事件、搗毀各地新報與搗亂西安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一直到搗亂執行停戰決議的北平執行部事件，這許多事件而今沒有一件得到解決。如

言論、出版、自由問題，限制言論自由的法令，名義上雖已廢止，但實際上仍限制重重，並且採用了極不平等的限制辦法，如像中共在北平出版的解放三日刊受到非法的禁止，而別的新出版的報紙在上海則得到許可；又如釋放著名的政治犯，除葉挺、彭承志外，不論中共與其舊黨派及無黨派被捕的人和青年學生，至今仍毫無消息，現在的政府，仍然為國民黨一黨政府，這些違反保障人權的事例，國民黨負有責任，但二中全会對這些問題一字未提，所有決議案中沒有一字認真追究妨害人權的罪惡行為的。

二、關於改組政府問題。改組政府是件大事，究竟是否結束蔣政走向憲政，在此過渡時期成立舉國一致的各黨派合作的政府，二中全会無明確態度，它不僅避諱結束訓政不談，反而要把各黨派推選的國府委員，拿到國民黨中常會去選任，這是完全違反政協決議的，這不能不令人懷疑到二中全會後蔣復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性質，很可能「恢復」到從前指導國民政府的政治委員會去。如此，國府委員由國民黨中常會選任，即政委會又要指導國民政府，這說明政府仍趨一黨附政府，決不是民主的各黨派合作的政府，與政協會議各黨各派社會賢達全國人民以及友邦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馳。

三、更重要的是關於憲草問題。憲法關係中今後民主或仍是一黨獨裁的大問題，政協修改憲草的原則，是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全體起立通過的，對這些原則如有任何變動，一定要經過政協各黨代表的一致協議。朝民黨中有人特別指責憲草修改原則不合於五權憲法，我們且不說這些修改原則是在蔣主席主持下經政協代表（包括政府代表在內）全體起立贊成通過的，即從五權憲法本身來說，九權憲法第一場主張五權分立，孫先生是反對中央集權於一人或一院的；第二是地方均權，某些權應歸中央，某些權應歸地方，故孫先生主張實行省自治，並得制定憲法，可見政協的修改原則與孫先生的五權憲法原則完全符合的。至於根據這些原則如何規定政府組織

，那就要因時間與條件而定，過去的辦法不一定適合現在。如說孫先生選教的「假字」也不能修憲，那國民黨今天所做的就違反了孫國大綱。張繼總辭大綱的程應，先實行縣自治，然後實行省自治，在全國有過半數省自治後，才可以召開修憲大會行憲政；現在政府並沒有照這程序做，可見政府的組織程序是可以變動的。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與國民黨協商，爲了減少國民黨內主張民主和平團結統一的人士在其黨內所遇到的困難，最近各方又商得了三個協議，但這種種涉及而增加了混亂的意見，二中全会對於憲草通過了五項修正原則，所增加之兩點關係至大，其目的就是推遲憲政修改憲草的原則，不受政協拘束。另外吳稚暉先又提出了三點反對意見，立即在二中全会上成爲決議。他主張五五憲草，政協協議事項、二中全会決議……一併提交國大參考，這是與政協決議完全相反的。按政協決定只能將憲草審議委員會的修正案提交國大，並無其他。國大代表個人雖自由，但各黨派不負責約束其自己的黨員，使這個民主的憲草得以通過，這樣，包括十一年前二黨包辦的舊代表的國大，就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還是要保證能通過一個真正民主的憲法，所以在國大問題上，各黨派會向國民黨作了極大的讓步，但今天國民黨却想利用各黨派承認的國大，反轉來反對政協決定的憲草修改原則，來動搖民主憲法的產生，這種違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

四、國大問題。國大代表中地區代表還未最後確定，國大組織法也還沒有修改，根據政協決議的職權，只限於制憲，而憲法要有四分之三的多數才能通過，但國大組織法如再遲遲不改，或數而不改，就很有可能被利用，只有三分之二的多數就可以通過決議，來做更多其他不利於民主的事情，這樣將來國民大會就會更便於做一黨專政的保證。

五、整軍問題。在政協會議中，政部長林蔚氏報告政府軍隊現有三百八十萬，要減到一百八十萬，編爲九十個師，但在二中全会中同一的人報告則說，政府軍隊及邊疆軍隊現有四百九十

萬。將兵只減到二百四十七萬，仍編九十個師。這和在政協報告中的數目比較，多出了一百六十七萬，即去掉了關軍校，仍然會多出很多，那就是所謂兵工廠隊成爲正規軍的後備隊或補充隊。這是違反政協決議和整軍方案中復員計劃的。因這既不能減少國庫開支，且將保持額外的一部份隊伍，完全與復員精神相反。

六、停戰問題。國民黨二中全会在宣言上要求中共部隊即速停止繼續攻擊，但實際上究竟誰不遵守。停戰命令實行繼續攻擊，只要聽到方寸林鄭兩位關於廣東湖北情形的報告就很清楚了。在山西任何人都可看到太原大同的日軍到現在還沒有被解除武裝，因爲閻錫山氏還在利用他們攻打中共和解放區的軍民。在華北燕中與其他地方繼續進攻和置食中共地區的村鎮的事，還在不斷發生。

關於東北的情形。馬歇爾將軍在二個月前曾提議派遣執行小組去東北調處軍事衝突，當時我們立即贊成。政府却在最近才同意了這個提議，可是又發生了執行小組的任務問題，我們曾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一個無條件派遣執行小組去立刻停止一切軍事衝突，並調查當地實際情形，把問題帶回來提供三人會議解決；另一個更好的辦法，是先重慶談好關於軍事政治問題解決辦法的一般原則，然後再派遣執行小組根據已經談好的原則去具體執行。這兩個辦法都還沒商得結果。我們向來主張東北的內政與外交問題應分開解決；外交問題過去一直是政府負責的，現在雖然如此，但對內政問題大家都有責任，必須用政治方法和平解決。這不僅是中共的意見，也是美國民主黨派和東北人黨的意見。

以上所說的絕大部份，都是國民黨二中全会所表現的。國民黨內頑固派有意識的破壞政協條約，這是很不奇怪的，但組織內主持政策的蔣主席竟使頑固派的要求得在國民黨二中全会中通過，這便我們奇怪。雖然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決議也有表示要執行政協決議的話，但是容許了上述反政協

的決議存在，實際上等於取消了前一可能；同時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決議又着重於反共，說中共如何如何。中共驟然決定實行自己簽了字的停戰協定、政協決議和整軍方案，也難意朋友們善意的（而不是惡意的）來督促我們；但是我們要求反轉來問問國民黨朋友，你們一方面要求人家來做，另一方面又把違反政協決議的東西寫在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決議上，這不能不說其中包含了欺騙。馬什麼呢？就是想模糊過去。要是在這種情況下，各黨派參加了政府，國大開成，憲法照二中全会的要求通過，中國不就是民主了嗎？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受騙，也決不去騙人民，我們要向人民說真話，做真事，一定要先弄清楚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決定是相做什麼，這不是一個人或一黨的問題，而是要不要欺騙老百姓的問題，我們不能把沒有完全和平而對人民說有了完全和平；還沒有民主而說有了民主；還沒穩定，說成已經穩定。

我們同意馬歇爾將軍說的中國今後幾個月內，將是一個極嚴重的時期，國民黨二中全会決議發展下去，將會更加嚴重，不能像某些國內外輿論那樣的樂觀。但情勢不是不能更改，還須要全國人民的努力，友邦的幫助，特別是政協各方代表要努力維持政協決議。

此外亦如馬歇爾將軍在華府招待記者席上所說，國民黨當權一派不願把大部份權力交出來。其實政協決議並未要求國民黨交出大部份權力，只是要求人民能有自由權利，如各黨派在政府中能充充分代表權。現在國民黨無論在中央政府在各省乃至在縣大中，包含第一大黨地位；可是就這一點，國民黨頑固派還是不願意讓人民享有，只是壓迫和打擊人民與其他黨派的民主運動。而且照杜魯門總統的聲明，及三國外長會議公報所指國內容來看，也可見政協決議還沒達到那樣民主的要求。現在軍隊整編統編方案是有，但還組成一個有充分代表權的政府仍未做到，就這我協決定而這樣一點點民主，國民黨還是不願實行，還須由國民黨中常會來選任政府委員。

因此，我覺得政協的一切決議不能動搖和修改，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過的，應成爲中國

的民主契約，誰要打破，誰就是破壞今天中國的民主和平團結統一。對三人會議關於停止衝突與軍事小組關於蘇軍方案的協定，也是一樣的。人權若無保障，就無法改組政府成為真正的民主合作的政府；修改憲草各派派如不受約束，如不照五方通過的修改原則製成修正案，國大一定開不好；三黨衝突若不在全國範圍內停止下來，和平也無保障。我們要的是一個真和平、真民主、真穩定的中國。

我們願號召全國人民、盟邦朋友、各黨派朋友一致來擁護並監督政協全部協議的實現，特別希望國民黨內主張民主團結的朋友在蔣主席領導之下，來糾正和推翻黨內這種反政協的企圖，且使企圖現在已成爲決議草案實行了。我們應提醒國民黨的朋友，因爲國民黨對今天的政治是負最大的責任的。由於這一緣故，在國民黨二中全会閉幕之後，來做這一聲明是有必要的，我們不願被說成是，而願被說成是。

周恩來同志說畢後，隨即由秦博古同志回答記者詢問。記者問：中共對國民黨三中全会決議關於政協部份，是否準備向國民黨提一備忘錄，申明保留權利？答：中共代表團今午已約國民黨代表於明日（十九日）下午兩點半鐘在蘇聯館開會。

問：中共參政員出席此次參政會否？  
答：正在考慮中。

又訊：廣東東江抗日縱隊政委林平同志及新四軍第五師江蘇蘇區總政委鄭文同志於招待蘇聯代表團中，領導下該兩地區軍隊，八年來苦抗戰之經過及申訴目前國民黨當局破壞停戰協定，破壞停戰、封鎖、屠殺我軍有功平民的種種情況。最後呼籲國內外輿論界起來主持公道，停止戰爭，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之蘇聯精神。

# 評國民黨二中全会

解社論

三月一日開幕的國民黨二中全会已於十六日閉幕了。二中全会的整個過程和整個結果，證明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的活動在二中全會中得到了優勢，而國民黨內民主派則居於被打擊的地位。法西斯派的企圖是經過二中全會來堅持自己的獨裁方針與分裂方針，而推翻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方針與團結方針，是加強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地位，而推翻國民黨內非法西斯份子的地位，這套政綱會以來法西斯份子反動陰謀的一個集中表現。

在法西斯份子的操縱之下，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最突出的結果，是通過了準備推翻政協會議關於憲法原則決議的決議。政協會議所決定的修改憲法原則，乃是今後中國將繼續是一個獨裁國家，或改革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根本關鍵，因此中國民主派與法西斯派政治鬥爭的焦點。如果這些原則被推翻，則政協會議的其他決議，政府的改組，國大的召集，乃至停戰整軍等等協定都將成為具文，都將為法西斯派在獨裁政府中撕得粉碎，法西斯份子在中全會上正是集中一切力量來達到他們的這個企圖的。值得注意的，是政協會議主席即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氏，在閉幕會在政協閉幕之日，聲明對政協決定的各種方案「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規定手續以後，立即將分別照案實行」。但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却不顧自己的政治信譽，轉而支持法西斯派的立場。



制約範圍。這些口口聲聲「整李就整李」的反動份子們，就在這裏抗拒總理遺教了！地方自治了。因此，國民黨二中全会關於憲法問題的決議，完全是爲了堅持一黨專政，個人獨裁和中央集權。幾句話說，就是要把中國造成一個完全獨裁制的國家，這一切是顯然與政協決議和全國人民的要求絕對違背的。二中全会又決定所謂「制憲之權實屬於國民大會，無論何人不能限制國民大會之法定職權」。二中全会既然要求全國同志遵照它的五項決議，却又宣傳國民大會不受約束，這是什麼意思呢？無黨無派而又沒有參加政協會議的國民大會，當然可以不受任何約束，但是國民黨同一個其無黨無派的國民大會代表都必須受政協會議的國民大會代表，當然可以不受任何約束，但是國民黨的，二中全会的這一決議目的，即在於撕破這個約定。大家知道，國民大會本來是國民黨一黨包辦的，政協對於國民大會雖然作了若干補充，但非國民黨仍佔絕對優勢。如果國民黨破壞政協會議關於憲法問題的約定，那麼法西斯份子就必然會利用國民大會把目前的一黨專政、個人獨裁、中央集權合法化，那麼中國就將經過所謂國民大會的合法形式成爲獨裁國家。法西斯派「這股陰謀，是這國家民主化事業於死地的。致中國人民的民主要求於死地的。這是要求民主的中國人民所絕對不能容忍，一定要予以澈底粉碎的。

法西斯派爲了堅持獨裁，不能不首先反對中國民主力量的中堅——中國共產黨。因此在他們操縱下的國民黨二中全会，通過了許多向共產黨挑戰的決議，他們要求共產黨「停止一切暴行，停止實行民主」、「容許人民自由」、要求共產黨對整黨方案「務須切實履行」、尤其目前停止一切衝突，恢復交通之呼籲「必須迅速實現」等等。但是誰都知道，共產黨是「實堅持實行和平民主」這一貫政策執行自己的語言上，誰都知道製造清白黨事件、較場口慘案、北平執行部事件、重慶成都昆明新華日報館慘案、搗毀重慶民主報與西安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搗毀成都燕大校門、擊打河深教授、製造通運慘案、弔斃夫慘案、通化暴社、李兆麟暗殺案等「一切暴行」的正是

法西斯派自己，誰都知道，甚至馬歇爾將軍也不肯不指出破壞國共之間的協定，正是法西斯份子。此少數頑固份子，自私自利，即掃毀中國大多數人民所期望之和平及繁榮生活權利亦所不顧。法西斯派之所以故意向共產黨提出這些所謂要求，是預伏着血盪的陰謀的。他們的陰謀：第一是爲了製造推翻政協決議與整軍方案的藉口。第二是會的全部文件（包括所謂軍事復員會議）中心竟沒有一字說到國民黨執行整軍方案，而事實上至今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國民黨將執行整軍方案。第二是爲了製造風潮舉行反共戰爭的藉口，特別是要在召集他們所想像的國民大會，通過他們所設計的憲法的時候，運用這個挑撥戰爭的藉口，這藉口便是共產黨「障礙了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這叫惡毒的陰謀，處全國人民所不可不嚴重警惕的。

法西斯份子在國民黨內部關係上，早利用二中全會對於一切非法法西斯份子實行了橫暴的打擊排斥，這也是法西斯份子要求堅持獨裁的邏輯結果。中國黨走近民主化的邊緣，國民黨內法西斯份子就愈加要求擴張提高自己的權利，以便從危機中繼續保持中國的獨裁制度，雖然這種獨裁在形勢上暫時不能不換一個什麼民主的名目。法西斯份子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狂呼所謂「革新運動」，但是什麼才是今天國民黨所需要的革新呢？國民黨所需要的革新就在政治協商會議，就是政協會議所議的一切決議，這些對於國民黨是新的，國民黨要忠實於它們，就必須革新；但是二中全會上所謂的「革新」派，却咆哮着要打倒政協會議。打倒政協會議的民主國籍方針，打倒政協會中贊助民主國籍方針的國民黨代表。那麼這所謂「革新」，不過是對於政協會實行復辟罷了，不過是要廢除黨復國於獨裁內戰之舊路罷了，這些對於國民黨已經是舊得發臭，毫無新鮮之處了。不革新，黨又說要反對官僚主義，官僚資本等等。誠然的，國民黨的統治是人民所痛恨的官僚主義官僚資本的統治，但是法西斯份子之所以要發聲作勢地反對官僚主義官僚資本云云，不過爲了用這爛藉口來排除國民黨統治人物中那些民主份子與非法法西斯份子而已。請問國民黨二十年來官僚主義官

資本統治的根本精神，難道不就是法西區域耶？二中全会的所謂「革新」派自己嗎？二中全会政學「一部份接收人員敗壞法紀，喪失民心」，但是一切這些接收人員主角，難道不就是所謂「革新」派自己？尤其是「革新」派的軍事調查統計局、中央調查統計局中的特工人員嗎？由此可見，法西斯份子在中全會上的所謂「革新」，是絕對虛偽的，它的目的只有借此進一步加強法西斯份子的地位，而削弱非法西斯份子和民主份子的地位；只有借此進一步滿足法西斯份子對於官僚主義官僚資本統治的野心；只是借此進一步便利法西斯份子實現堅持獨裁的和準備內戰的陰謀而已。

但是以上所說，究竟還只是國民黨二中全会中法西斯份子的主觀願望，這些法西斯份子的確很狂妄，但是這種狂妄並不表示他們的統治的鞏固，而是表示他們的統治已經到了末路，所以作這些狂妄的掙扎。這些法西斯份子畢竟太熱狂了，以至沒有能夠真正冷靜地考慮一下國際國內的實際狀況，他們把全部的賭注放在國際反蘇國內反共的冒險計劃上。但是與他們的主觀願望相反，他們的這個冒險計劃是必然要失敗的，國際和平民主力量是太強大了，國內的和平民主的力量是太強大了。中國的法西斯份子如果堅持挑戰，就祇能碰破自己「頭」。中國人民抱有堅定不屈的決心，要粉碎一切法西斯份子的反動陰謀，以維護中國的和平民主，維護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國決議，特別是關於憲法原則的決議。中國一定要成爲一個國會制人內閣制和省自治的民主國家，一定要成爲一個國共和平團結、各黨派和平團結的國家；而絕對不能成爲獨裁與內戰的國家。國民黨如果要正確地適應這種國家環境，一定要由和平民主份子所領導，而絕對不能由法西斯份子所領導。法西斯份子說，政治協商會議是國民黨的失敗，但是真理恰恰相反。政協會議乃是國民黨的成功，而被法西斯份子所操縱的國民黨二中全会，乃是國民黨的失敗。孫中山三民主義在國民黨內的失敗，歷史雖然可能因爲法西斯份子的暫時猖獗而引起嚴重的曲折，但是全人民的關

結案門之下，歷史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判決法西斯份子的不幸命運，同時，證明國統黨一中會實無從國民黨的歷史說或從中國的歷史說，都將是一個真正不可救藥的失敗。

# 破產的政治理論

（非暴力社論）

國民黨內法西斯派抹殺了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精華，却利用「建國大綱」和「五權憲法」作爲推銷政治協商會議黨草原則的藉口，其實中國法西斯派所捧爲神聖的東西，如所謂「權能分立」，五權分立」等等，早已被十八年國民黨血戰統治所證明是完全破產的了。

請看孫中山先生的態度，中山先生對於「五權憲法」，在他的「建國大綱」上明明寫了「試行」兩個字，可見本來他自己也認爲是一種試驗的性質。爲法西斯派所操縱的國民黨二中全会決議案上所謂「五權憲法乃三民主義之具體實行方法，實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完全是顛倒事實的說法。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舉例來說，推翻滿清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是民族主義，但是中國人民不能等到什麼「五權憲法」才去「具體實行」；推翻滿清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又舉例來說，推翻專制、打倒軍閥、實行人民自由權利、民選政府地方自治，這是民權主義，但是中國人民不能等到什麼「五權憲法」才去「具體實行」；這四東西，還再舉例說，改善人民生活、減輕賦稅、保護民族工業、取締官僚資本等等這些民生主義，但是中國人也不能等到什麼「五權憲法」才去「具體實行」這些東西，相反的，中國人是在幾次革命的期間中特別在抗戰以來解放區裏面，具體實行上述的三民主義，並沒有什麼「

五權憲法」；又恰恰因為沒有什麼「五權憲法」而得到了各種不同的偉大勝利。

按照原由法西斯派所說必須有「五權憲法」才能行其體實行「三民主義」，那是在沒有「五權憲法」的時候人民實行三民主義便即「罪該萬死」，而日本帝國主義專制政權和一切已被否定的反專制的黑暗的東西便都應該重新恢復起來，難道這也值得政治理論嗎？難道這僅「理論」還沒有破壞嗎？

法西斯黨內法西斯派的企圖是要藉口所謂「五權憲法」去取消革命的三民主義，事情的本質就在這裏。

俄法西斯派所左右的三中全會決議上說：「權能分職五權分立尤為五權憲法之基本原則，本黨五十年來領導革命悉為實現此最進步之政治制度以建國家而奮鬥，決不容許所違背」。歷史告訴了我什麼呢？十八年中與國民黨當局實行了所謂建國軍政時期與訓政時期的主張，建立了所謂五權的邦院制度，在事實上證明了是完全與實行三民主義背道而馳的。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會身偉大的民主主義，這是中國人民所需要的，是急需要實行的，但他的「建國三時期」和所謂「五權憲法」，無疑地是和極端的三民主義相矛盾的，又是完全走不通的。國民黨當局訓政已經訓了十八年，你們看國民黨統治的地區除了訓練一個一黨專政、一個個人獨裁之外，還在什麼時候什麼地區訓出了一個什麼民主主義呢？世界上任何民主都是由人民的自己運動中得來的，決不是有什麼人可以訓出來的，老早就說了還真理，而國民黨十八年的訓政更其說明了這真理。五權分立也是在國民黨統治的十八年中「試行」過了，五院制度是國民黨十八年來的統治制度，什麼歷史事實可以說明這種「五權分立」制度的結果呢？一切人們都看得見，那並沒有什麼「五權」，也是沒有什麼「五權分立」，而只有個人獨裁權，個人的獨裁權力統治了一切，壓制了一切；行政不用說了，所謂立法，所謂司法，所謂考試，所謂監察，都不過是獨裁權力

單純的工具或純粹虛偽的裝飾品，除了個人獨裁權的命令，便絲毫無事可爲。十八年來國民黨政府所謂「五權分立」的九院制或，難道除了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之外，還有別的東西嗎？難道除了軍閥主義和官僚主義變本加厲高壓在人民頭上之外，還有別的東西嗎？難道這些東西還沒有破壞嗎？但幸中國法西斯派却說這就是「最進步之政治制度」，而且說是「決不容有所違背」。本來一件東西已經臭不堪耐了，人人都向之搖頭却步了，我們的法西斯英雄們還要捧爲神聖，這以爲有市場，這只是法西斯英雄們自己瞎了眼瞎了緣故。

權能分開以及所謂政權應歸之「有權的人」，而治權則應歸之「有能的人」，這是「五權憲法」的理論，但是完全破產了的理論。一切歷史事實都證明政權不是抽象的東西，而是具體的東西。政府機關、法庭、軍隊、警察、憲兵等等是政權最明白的具體標誌，誰掌握了這一切東西，誰便有「政權」，誰便可以統治一切；也即是誰便有「治權」。所以政權即是治權，治權即是政權，這是一個東西而不是兩個東西。真正的民權主義乃是人民權力變爲政府權力，乃人民權力與政府權力的統一，如果人民和他們的代表不能掌握政府機關、法庭、軍隊、警察、憲兵等等，那就說人民沒有可能統治國家，人民並沒有政權。如果說在這樣情形下面，人民就有政權那便是虛偽的，假的。十八年來國民黨當局假借中山先生這個關於權能分開的見解，認爲他們自己是「有能的人」，而人民則是「無能的阿斗」，他們實行了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獨佔了全國的政府機關、法庭、軍隊、憲兵、警察等等，而把人民踏在足下。中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就是要求改變國民黨這種獨佔。假如在所謂「憲政」中，國民黨依然獨佔國家政府機關、獨佔法庭、軍隊、警察和憲兵，就說他們依然擁有「治權」，那還有什麼民主之可言呢？人民還有什麼政權之可言呢？那不過是國民黨一黨的「憲政」——也即國民黨訓政的繼續罷了。中國人民中一切政治活動家必須明白，國民黨法西斯派所講的什麼政權治權分工即權能分開的理論，完全是騙小孩

子尚諷刺，卸開外亮，其裏面真不亮，難道還不清楚嗎？

「五權分立」假設的出發點，是由於把人民看成「阿斗」，也即看成「無能的人」；是由於不信任人民管理國家的能力。因此就拆散人民代表機關的權力，縮小人民代表在實際政治上的地位，結果就讓總統便於集中極大的權力，總統既擁有行政權，而事實上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又完全操在總統指揮之下。中山先生原來想用普選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以擴大民權，但「五權分立」的假設却又縮小民權，這是很矛盾的。當然中山先生的錯誤假設是難以原諒的，因為他還沒有看見這些東西被國民黨的法西斯派所利用去造成悲痛的結果。中山先生曾經不是鼓吹主義者，不會把自己的某項意見丟在行動上來縛他自己。在改組國民黨時，他說過：「我們這次在廣州開會為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又說過：「此次改組，就是從今天起重新做過，古人有言：『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所謂「重新」就是包否否定舊見解舊東西的意義。中山先生曾說過這個可貴的諺語：「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如果中山先生親自看見國民黨調政和所謂「五權分立」的種種實際，那末他為着民族人民的利益，就有可能自己出來宣佈放棄這一類的東西；可是中國法西斯派一方面蹂躪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另一方面却要把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和「五權憲法」作為他們罪惡的盾牌。很久以來，他們即早把中山先生的所謂「調政」和「權能分開」的見解當作法西斯主義去解釋，甚至國民黨首領蔣介石在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所謂「國民會議」開會詞上亦做過這樣的解釋。他在那演講詞上把各國理論之立憲概分為三：第一、法西斯主義；第二、共產主義；第三、自由民主主義，而對法西斯主義作了這樣的介紹：「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本超象主義之精神，彼國家機器說為根據，以工團組織為運用，認定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特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為民族生命之綿延，非以目前福利為準則，統治權乃與社會並存，而無優先，操之者，即

「專制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至於中國應走什麼方向呢？蔣介石說：「……治民治之道則必經過訓政之階段，挽救迫及待之國家危難，領導上素無政治經驗之民衆，是非藉經過較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使不可。」這顯然把中山先生關於訓政和「權能分開」的見解和法西斯主義混爲一談，而十八年來國民黨的「訓政」，的確是實行了這樣的政治。他們對這種法西斯的「有效能的統治權」的說法又叫做「萬能政府」；但他們的「能」是什麼呢？他們的「能」在壓迫人民這點上。至於在口邊面前，他們却是如摧枯拉朽的無能了。他們認爲法西斯是「有效能的統治權」也甚至可笑，你們看得意口法西斯們的「有效能的統治權」，現在都到那裏去了呢？

不錯，當蔣介石還說過訓政「既明定爲過渡之階段，致與法西斯蒂理論有別」。蔣氏「政治協商會議」會與政協一切代表共同通過各種決議，在最近國民黨二中全會開幕詞上，也說過今天中國不能不變通總綱關於「建國程序的遺教」，但是國民黨既經過一度十八年法西斯式的統治，他們內部的法西斯派却始終堅持繼續這種統治，不許這種統治過渡到真正的民治政治。協商會議關於憲法的原則確定了中國的國會制、內閣制、省自治制，是使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道路，又是正確地、靈通地、靈活地採取及保護了中山先生民主主義的精華；但法西斯派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所操縱的關於推測政協憲章原則的五項決議，則完全否定了國會制、內閣制、省自治制；法西斯派要求的在實際上完全反對中山先生民主主義的，法西斯派想經過憲法重新明確規定他們的法西斯制度，而基本點即總統的獨裁制。中國法西斯派反對和平、反對民主、反對黨派合作團結，但他們在現在的民主派面前，不便於公開赤裸裸地一一提出，也不便於公開赤裸裸地「協決議」一一推翻，他們就設法突破一點，藉口「建國大綱」和「五權憲法」以否定政協的憲法原則，以保留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並繼續他們的內戰職業。

保留和繼續強化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制，這定中國法西斯派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所作的全部

辦方，如果他們所企圖的一點突破（即推憲政協憲法原則）變成現實的話，那麼一切政協決定都翻覆了，其結果就會把中國拉回悲慘的老路，這老路就是專制、獨裁、分裂、內戰，這就是中國法西斯派所企圖建立的國家。但中國人民能够任令法西斯派把中國拉回這種悲慘的老路嗎？這是決不能的，因此中國共產黨作了下列的聲明，而只有這一方針是對於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有利的。

中國共產黨絕不動搖地堅持政治協商會議一切決議，特別是憲法原則決議必須百分之百的實現，反對有任何修改，並呼籲一切民主人士與愛國人民，準備爲此神聖的任務進行嚴重的鬥爭。

（三月二十二日）

## 出爾反爾

張君勱

國民黨的二中全會閉幕了，在它的閉會期間，我們曾經指出：「國民黨的二中全會成了反對政治協商會議的講壇……，整個全會中專制反動的邪氣高漲，和平民主的正氣不振……；反動份子肆無忌憚的公開正面攻擊政治協商會議，企圖撕毀其決議。」我們當時為國家民族的福利計，為國民黨的政治前途計，曾經向國民黨總裁及一切正義人士發懇切的忠告：「及以制止反動派的猖狂行為，勿讓反動頑固派橫行無忌，出爾反爾，兒戲隨處，使國民黨、使中華民族陷於黑暗之境。」很可惜，我們這些忠告未被聽取，反動派的橫行未曾受到及時的有效的制止，國民黨的二中全會雖未公開宣佈推銷政協決議，但實際上已被反動派提上了出爾反爾不信不義的道路上了。

● 二中全會各項重要決議，除了一兩處保留實行政協協議的空洞字句而外，從根本上，從實質上，從基本精神上，完全動搖了政協的五項決議，使各民主黨派及全國人民幾個月以來的全部努力有完全在實質的危險，使中國的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光明前途蒙上了一層暗影。請看國民黨全會所通過的重要決議吧！由主席團提出經全會通過之提案稱：「國民政府委員，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選任之；如不滿意人選在二中全會閉會前不能提出名單，則由國民政府

主席提請常務委員會選任之」。這一次議不但直接違背政協決議，回到國民黨代表在政協開會前所主張而爲其他代表所猛烈反對的「國府委員須經由國民黨中執委通過」的老調子，而且實質上使政協政府的協議會部變了質。政協決議的基本精神是立即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現各黨各派共同合作的舉國一致的政府，以爲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而國民黨全會的決議，又重新回到國民黨中執委君臨於一切國家機權之上的最國惡的「一黨專政」去了，其地黨派的國府委員要經國民黨選任，要聽命於國民黨的中執委，其結果是政府的改組祇是一種專政的改頭換面。如果各黨派經過這種方法去參加政府，實質上就變成粉飾一黨專政制度的脂粉。因此，這一問題在政協小組雖至了重大的爭論，而爲國民黨外的代表們所一致拒絕了。現在國民黨片面撕毀了此項協議，企圖重新恢復一黨專政的統治，不僅這樣，經過其中全會，國民黨比政協開幕前還要更進一步，更露骨企圖繼續一黨專政。這從主席團所提出的第二次決議中可以明白看出來。這一次決議說：「國防最高委員會應即撤消，恢復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爲本黨對於政治最高指導機關……」依據政協的決議：「國民政府委員會爲政府之最高國務機關」。國民黨代表王世杰先生在說明政府提案時，亦會確實指明目前國防最高委員會的一切職權，均移交國民政府委員會；而國民黨現在又破壞了自己的諾言及其與各黨派的協商，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撤消後，不將其權力移交國府委員會，而「恢復」一黨專政時代的「一黨君臨政府之上的」對於政治最高指導機關」，出爾反爾一至於此。

其次，同日國民黨全會又以全體一致起立的隆重儀式，通過了國民黨總裁以國家元首出席指導及國民黨副大代表的雙重資格出席國民大會，這是一個以一黨獨裁的醜惡形態去污損制定民主憲法的國民大會的企圖。它不但違反政協對國大的決議，而且是任何民主國家開所未開的咄咄怪事。制憲會議要由元首去指導，除已經垮台的封建法西斯專制的日本外，實在史無前例。

對於政協的憲草修改原則，國民黨全會更加明目張膽的叫囂反對。全會對政協報告決議，將憲草列為專門一條決議：「通令全黨同志遵照：（一）制定憲法應以建國大綱為最基本之依據（二）建國大會應為有形之組織……（三）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及不信任權，行政院亦不應有請解職立法院之權。（四）監察院不應有同意權。（五）省無須制定省憲」。這不僅是完全推翻了政協憲草修改原則的協議，而且完全破壞了在中國建立代議制民主政府的任何可能。根據這一決議，連五五開國民大會和制憲法也是「違反總理遺教」的，因為制憲所應依為「最基本之依據」的建國大綱，規定「全國有過半數省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成時期，即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佈之。」現在豈僅沒有過半數省，而且連一個省也沒有「達到全省地方自治完成時期」。所以主張如期召開國民大會的國民黨全會，首先就違反建國大綱。然而一切「總理遺教」「五權憲法」「建國大綱」都不過是遭辭與煙幕，實質上國民黨內反動派所反對的是代議制民主政府，是多黨內閣制，是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和××，他們所主張的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連同意權和不信任權也沒有的集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是一黨獨裁個人獨裁的政治。因此，也不但反對了政協決議，而且也反對了杜魯門的「一黨訓政制度必須修正及建立廣泛代議制政府」的對華聲明，不管他們在口頭如何偽善的稱道杜魯門對華政策。

對於整軍協議，國民黨全會則無保留的批准了與張、周、馬三人委員會之「基本方案」完全對立的軍事復員報告，這個決議一字不提三方何軍的「基本方案」，並且直接違反方案所規定的「政府與任何政黨或派系組織不得保持或以任何方式支持任何秘密性或獨立性之武力」。而計劃在整軍第一期之末保持五十個兵工廠設總廠，即保持該方案規定的一百五十萬人再加以機關學校之外，尚保持約一百萬人的獨立性武力，第二期亦保持相等數目的獨立性武力。

全會關於政協報告的決議及宣言中，又極力詬譏始終忠實執行政協決議的中國共產黨，而對

國民黨應如何確實信守實行諾言，反無明晰、具體之規定；對於政協開會時蔣介石信誓且再三保證之四項諾言，全會決議不作聲，對於損害人民自由權利之特務橫行，全會無一字之譴責。凡此一切，都證明國民黨二中全會在反動派的把持下走入了歧途，使反動派的卑劣企圖獲得了在國民黨內的合法面貌。全會的決議破壞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基本原則，堅持着要保衛國民黨的一黨獨裁和其私有軍隊。全會的決議不僅違反全國人民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前偉大願望，不僅背信棄義地動搖了國民黨總裁自己莊嚴起立通過的政協決議，而且也打擊了全世界民主人士對我國的熱忱希望，違反了杜魯門聲明與三國公告對中國的殷切期待。

二中全會所以能入這種出爾反爾不信不義的歧途，固然是國民黨內反動法西斯派假「革新」之名實行反動，假「黨內民主」之名，實行黨內恐怖陰謀煽惑把持操縱的結果；但是國民黨總裁蔣先生既未曾制止反動派於陰謀活動初起之時，又未曾堅持政協決議於全會會堂之上，反而親臨主持反對政協提案之通過，以致二中全會全部動搖了也是蔣先生親自主持起立通過之政協決議。我們認為這無論對蔣先生，對國民黨，對國家民族，均是深可痛惜的事。

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認為重諾守信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也是一個政黨配得上稱為政黨的起碼條件，我們在停戰協議中，在政治協商會議中，在制定整軍協議中為着中國的和平民主作了無盡的曲求全的重大讓步，但是我們一經同意，決不改口，決不反悔，我們將無條件的把所有三個協議完全無保留地實現，但是我們也是為着中國的和平民主決不容許任何別人來動搖或破壞這一切協議的任何一字一句。

我們堅決指出國民黨二中全會的這種破壞協議的行為，我們號召全中國人民與國民黨中一切民主主義的真正信徒，為保衛與實現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而奮鬥到底。

## 澈底消滅法西斯陰謀

孫中山紀念社論

在最近一兩個月內，人民歡呼了停戰命令，歡呼了政治協商會會議的決議，因為這些是代表人民對於和平與民主的希望，是人民長期流血奮鬥的結晶。但是中國的法西斯派不願意中國得到和平與民主，中國法西斯派的烏雲正在向着光明襲來，企圖遮斷人民的希望。

簡單回溯一下，中國法西斯派已有很長的歷史，從一九二七年清黨以來，他們壓倒國民黨內的民主派，便成爲國民黨內當權派的重要支柱。他們的力量及其特務組織，是一步一步發展的：「一九一八」後，中國人民湧起了抗日愛國的高潮，中國法西斯派乘機乘氣力，替日本法西斯血洗了這運動。但是，他們在反對人民愛國的鬥爭中，又得到了新的經驗，他們覺得需要重新充實他們的力量和組織，於是他們和墨索里尼有了更新的友誼，來來往往像一家人；而希特勒的上台，又給了他們更大的鼓舞，中國民族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嚴重苦難與中國法西斯派的氣焰萬丈，彼此成了顯明的正比。這時候，他們除了到處擴大或重新建立「蓋斯塔波」式的恐怖組織，成立了各種法西斯的祕密團體之外，還出版了許多雜誌書籍，專門傳播法西斯思想的瘟疫，在中國出版的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和許多關於法西斯主義的專書，差不多全是國民黨內的法西斯派翻譯或編著的，代表國民黨統治官方的一切報紙，國民黨開辦的各式訓練班，差不多全受法西斯思想的支配。國民黨內是有大數量的民主派的，但是他們被認爲「落伍」，遭受了排斥。

讀裏，不能逐一計算中法西斯派歷來所歌頌的「功德」，一九三四年有一個國民黨員寫過一本「意大利法西斯政治制度」，他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室」給他自己這本東西寫的序言，有以這末一段話：

「自一九二二年法西斯蒂在意大利執政後，一舉而意大利變強，躋於世界四強之列；再舉而希特勒執政，德國又趨於強盛之途；三舉而日本勢力膨脹，已佔我東北四省。權之者，有奧國、羅馬尼亞、而英、法、波蘭、芬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亦皆有法西斯蒂之現形。最近墨索里尼且宣稱：「法西斯主義為世界最好主義，法西斯制度為世界最適用之制度。而意大利最近之對外政策，亦放根於世界，除思攫取歐洲之霸權外（如最近又保障奧國之獨立），並銳意聯絡東方各國……往者墨索里尼謂法西斯不是出口貨物，今則已不脛而走天下矣。何以法西斯如此水到渠成聲勢浩大，此為人人所急欲知者……」

這類法西斯思想可以說是下流至極，而又狂妄至極。這是和國民黨內民主派的思想完全相反的，這是完全背叛孫中山先生的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的。中國法西斯派雖然嘴裏叫什麼「民權至上」「國家至上」，却完全沒有什麼民族的良心，竟至認賊作父。他們對於侵略我們祖國的日本法西斯及其同盟者，不但絲毫沒有什麼仇恨的心理，反而發生了羨慕和頂禮的怪現象；他們不以為敵人的奴婢是羞恥，而且還想跟在他們的主子德意日法西斯的屁股後面招搖走過世界。我們敢說，這些不只是國民黨內一兩個人的思想，而是國民黨內法西斯派多數的靈魂，他們長期地浸淫在這樣下流的設想裏面。

一九四三年，意大利法西斯的場合，對於中國法西斯派真像墮天霹靂，不禁驚惶失色。他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所謂「不脛而走天下」「水到渠成聲勢浩大」「自世界最好主義」「為世界最適用之制度」的法西斯開山老祖墨索里尼，一下子就像豬一樣被綁起來。緊接着，希特勒也

完了，日本法西斯也完了，於是中國法西斯派便漸漸地想塗上另一種保護的顏色。

日本投降之後，中國法西斯派企圖經過長期內戰的方法，保護中國法西斯制度。但是，這是中國人民所不容許的，也是反法西斯的聯合國民主人民所不容許的。中國人的民主覺悟程度，空前提高了，對於這一個重大的歷史變遷，即使是政學系機關報和國民黨官方有密切關係的「大公報」也說過如下的一段話：

「這次抗戰教訓了大家……，這次爭民主浪潮決不像以前那樣僅是少數黨派或知識份子的運動，而實際捲入了全國每一階層，實業界、教育界、商界以至廣大農民普遍地要求，因為事實說明，沒有國家民主的前途，就沒有任何個人生活專業的前途。這個浪潮實在就是這次呼喝停戰的原動力，它也將堅持民主自由的貫徹實現，誰違犯了誰就要遭權毀。」

大公報是說得不完全的，特別沒有說到和平民主的主要原動力——中國工人階級，中國民主潮流是很廣泛而不可遏止的，這已經成爲公認的真理，國內的熱力和國際的關係，造成了停戰命令與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這是對於中國法西斯派重大的一擊。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中國法西斯派絕對不可能倒轉歷史的車輪。但是，如果大家因此就以爲萬事大吉，就以爲人民可以無災無難到達光明，這種天真的樂觀，就會變成錯誤。中國在前進着，但是必須不斷克服法西斯派的抵抗才能前進，這便是時局的特點。

中國法西斯派已有十八年的歷史，一方面它們在國民黨統治的政治機構、軍事機構、經濟機構、文化教育機構，都擁有極龐大的特務組織；另一方面它們在國民黨內會經全力發展法西斯派的秘密團體，貫注法西斯主義的教育，因此他們對於國民黨的黨務，已有操縱的力量，人們必須看到這些東西。孫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與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和這種特務組織及法西斯主義教育是絕對不能並存的，很清楚的，真正實現孫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要把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貫

翻到一切實際生活，完全更新中國的面貌。並以國民黨在人民中重新得到威信，那末當權的國民黨就應該由中央到縣鄉澈底解散所有特務組織，並公開地毫無保留地對於歷來在國民黨內外所注意的法西斯主義教育，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完全恢復由先生革命民主主義的傳統。特別是三、五年來國民黨改組的傳統，在一般國民黨員當中，來一個民主主義的思想革命。

不過，擁護中山先生民主主義傳統的民主派與接受德日意法西斯主義傳統的法西斯派，在國內是進行着鬥爭，但是法西斯派的力量顯然是企圖堅持自己原有的一切，並對於國民黨內民主派實施着強力的壓迫。中國法西斯派在新的形勢下，重新舉行政治的進攻，並準備用這樣形式或那樣形式把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變成具文和虛偽的東西。

中國法西斯派在國民黨內正在活動着，一種所謂「革新運動」。什麼是他們的所謂「革新運動」呢？這種運動不是從擁護國內和平國際和平發端，不是從擁護國內民主合作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發端；相反他們是從反對國內和平和挑撥國際戰爭發端，是國民黨反對國內和平合作和破壞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發端。人民把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叫做成功，但他們却把它叫做「失敗」，他們把反民族、反國際和平、反蘇、反共、反一切民主派（包括反對國民黨內的民主派）、反國內合作……這一切作為「革新運動」的指標，就是說這種「革新運動」，澈頭澈尾是法西斯主義的，是中國法西斯派企圖強化法西斯主義的運動。他們覺得國民黨舊有的機構還不能夠對付民主運動，國民黨內還有很多保持中山先生民主主義的開明人物，所以他們要求一個更強化的法西斯主義的機構，澈底排斥民主派或非法西斯派，以便他們進一步地操縱一切，並準備把他們原來還站在聯合的軌道上，完全直接站到前台來，提高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這是日本法西斯的「革新運動」的再版，日本法西斯少壯派自稱「革新派」，中國法西斯派因此在最近幾藉口東北問題，在國內外進行大挑撥，發動了反蘇、反共、反一切民主派的示威，求得重新樹立他們

在國民黨內政治上、精神上、組織上壓倒一切的威風。「中央日報」把這些反黨反共反一切民主派的可恥示威叫做「新生之機」，就是說這個法西斯運動原來就是中國法西斯派的「革新運動」。

中法西斯的這種反動活動，不能不喚起中國人民的嚴重警惕，躲避所發生的一系列事實，足以證明法西斯派的猖獗。人民的和平民主浪潮它前進，但法西斯派的反動力量還沒有真正被擊破，他們的恐懼、破壞、種種陰謀，還在層出不窮。所有這些恐懼事件，沒有受到阻礙，沒有受到驚嚇，而法西斯派對於政協所決定的憲法原則的攻擊與所謂「革新運動」的叫聲，還在國民黨二中全会得到喝采，這就是表明：如果和平民主的力量不及時警惕起來徹底擊破他們的陰謀，則他們必將得寸進尺，尋找時機起來推翻全部停戰的協定、政治協商會議的協定和整軍的協定，以便把人民從新投入內戰與獨裁的深淵。

但是，人民將不允許法西斯派的猖獗，人民的力量已爭得來的東西，絕對不允許被破壞、被污損。只要人民的力量更充分喚起，只要人民善於注意法西斯派的一切陰謀，只要人民堅持百分之百的實行政協的決定，不允許任何修改和破壞，那末法西斯派的陰謀，就能够在時的克服，而人民的任務，就必須用一切努力，去徹底戰勝法西斯派對於和平民主的反動。

我們同時希望國民黨的領袖和國民黨大多數的黨員，充分注意法西斯派最近的活動，注意他們的活動對於中國的危險性，對於國民黨本身的危險性，而堅決採取民主主義的政策，與人民在一起，與中國的民主力量在一起，百分之百的實行政協的決議，消除法西斯派的一切陰謀，取締法西斯派的一切恐懼活動。只有這一條路，才是國民黨真正的「新生之機」，除此以外，任何的道路都是行不通的，都只能招致國民黨在人民中間的失信與失敗。

## 中國法西斯派的綱領

(解放日報社論)

國民黨內的法西斯派最近所策動的反蘇反共的法西斯運動，不但早在組織上積極準備，而且早在中央社和中央日報等宣傳機關進行了有系統的煽惑。法西斯派在校場口的暴行遭受全國人民的唾罵，十二日中央日報的社論並經過中央社廣播的「黨的新生之說」，對於這種人民唾罵即表示「憤慨」，並主張「轉化憤慨為意志」，不講道理而只講「意志」，完全是法西斯派的口吻。該社論表示他們「必須重新為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而奮鬥」，「有消弭反民族反民主企圖的責任」。這些好戰的中國法西斯派，把反蘇和反國際和平叫做民族主義，把反共和反一切民主派叫做「民主主義」，這是他們法西斯運動的總綱領。當然，中國法西斯派這兩個綱領並不是新奇的，而是從他們的祖宗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法西斯那裏抄來的。如大衆所週知，原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法西斯都自稱是「為民族主義而奮鬥」，而且他們還自稱是「民主」的第一號，而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劉文島於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二日在國民黨「中政會議席上」還末提過：「現在的意大利乃全民合作的國家」，非反對民主主義的國家；故其大詞典中有曰：「意大利現制為有權威的民主制，為有組織的民主制，為中央集權的民主制耳」(法西斯意大利行政制度)。

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的所謂「民主主義」註解，即是法西斯主義，是有經有典，明明白白。

可注意的是中國法西斯派所提出的「必須重新奮鬥」這幾個字。為什麼他們說「必須重新奮鬥」？

呢？原因就為希特勒、墨索利尼、日本法西斯都倒了，世界和平的局面，中國法西斯派在市場上也不景氣了，中國有了停戰的局面與政協會議的協議，但在中國法西斯派在國民黨內還有力登，他們在軍隊中、政府中、國民黨黨部中還保存着極其廣大的特務組織，並且他們在中國許多地區內還保存着相當大量的日本法西斯武裝力量。中國法西斯派和一切法西斯一樣，他們是以戰爭和吃人為職業的，他們不甘心世界和中國有和平與民主的局面，更不甘心他們的德意志法西斯祖宗——特別是日本法西斯的倒台，他們對於日本法西斯在東北受蘇聯紅軍的致命打擊表現了極大的傷心，他們仇恨東北人民實行民主政治，因為民主的東北就使日本法西斯永遠失掉這個侵略反蘇的根據地。因此，中國法西斯派就叫置「重新奮鬥」了。他仍藉口東北問題作為他們的「新生之機」，一方面要在反蘇口號下挑撥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方面要在反共反一切民主派的口號下掀起第二次綿延不絕的國內戰爭。

。東北——原來是中國法西斯派贈送日本法西斯的禮物，他們在「九一八」時，把東北贈送給日本法西斯，作為準備遠東——太平洋戰爭的根據地。自「九一八」以後，這些中國法西斯派不知有多少次動用鐵血的方法鎮壓全國人民和青年們不屈不撓的抗日收復東北的愛國運動，他們會把東北看成中國的「化外」。抗戰以後中國法西斯派的口號只是「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就是說東北並不在內。事實上，十四年中只有中國共產黨及東北民主人民在東北堅持抗日的旗幟，為祖國遺一塊偉大的土地而流血奮鬥。但是現在中國法西斯派却拿出一切勇氣來了，他們把消滅東北日寇的蘇聯紅軍叫做「新帝國主義」。並大喊「打倒」；對於收復東北最有力的中國共產黨人及東北人民，叫做「漢奸」，並大喊「剷除」。「九一八」以後，中國共產黨黨員孫耳、洗星海及其他中國共產黨員等偉大黨團音樂家所作「義勇軍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打倒東北去」等歌曲，原來是被中國法西斯派所禁唱的，是編者有罪的。而當日本法西斯在

，東北消滅之後，在真正愛國的軍民已經「打回東北去」以後這些最無恥的中國法西斯派忽然下命令「唱起這些歌曲，向已經「打回東北去」的愛國同胞開火了，他們要「鐵血保衛東北」了，這就是中央日報的所謂「有消滅反民族與反民主企圖的責任」。

總之，中國法西斯派的「責任」，就是實踐他們在中央日報所反映出來的兩個戰爭綱領，一個是「反蘇爲口號，檢討第三次世界戰爭，叫做『民族主義』」；又一個以反共反一切民主派爲口號，製造第三次國內長期戰爭。叫做『民主主義』。他們企圖用這樣的方法以保存中國法西斯，因此救活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他們認爲中國亡國的機會，就是他們「翻身」的機會。爲中央日報和中央社所鼓舞歡呼的二月二十二日反蘇反共的可恥示威，就是中國法西斯派藉口東北問題企圖把這兩個綱領變爲實際的重大煽惑、重大手段，並且還是其行動的開端。

世人皆知日本法西斯主義叫做「大東亞主義」，原來在日本與在中國的法西斯團體和傀儡團體裏很多都冠上「大東亞」名稱。中國法西斯派的綱領除了在中央日報或公開或掩蔽的形式反映出來之外，同時在二十二日反蘇反共的可恥示威期間內，他們所散發的傳單著名爲「大東亞急進青年協會」（合衆社電報稱爲「大東亞青年黨」），這正完全說明了日本法西斯的綱領便是中國法西斯的綱領，而中國法西斯的組織實際上不過是日本法西斯的支店，他們是一脈血脈。

事實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中國人民不堅決肅清日本法西斯，不堅決和中國法西斯鬥爭，那末日本法西斯便一定會捲土重來，而使八年抗戰的勝利事業化爲烏有。我們希望全國人民更提起充分的警惕，切不可不要盲目樂觀以爲百事大吉，決不是這樣，中國法西斯派正在重新組織起來，並正在進行全國規模的動員向中國人民進行攻擊。他們的反民族反民主的反動綱領，已經在舊貨新裝下提出來了，中國人民如果不能在鬥爭中克服法西斯的進攻，則中國人民的民族民主事業就將失敗。

（二月二十八日）

## 中國法西斯派實行恐怖的自由

(解放日報社論)

當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反法西斯戰爭中提出有名的四大自由之一，是免於恐怖的自由，但中國法西斯派依然有實行恐怖的自由，而且其恐怖的形式正在花樣翻新層出不窮。

中國人民長期缺乏最基本的自由，特別缺乏免於恐怖的自由；但是中國法西斯派却有個著名的理論，說中國人民自由太多。的確，中國法西斯派的自由是太多了，自從民國十六年四一二的大屠殺以來，中國法西斯派便已公開實行了恐怖的自由，中國成了法西斯派的恐怖自由的世襲地。他們有屠殺人民的自由，有血洗民主運動愛國羣衆的自由。九一八以後，中國人民不但沒有維護人權的自由，而且沒有保護祖國的自由，沒有抗日收復東北的自由，沒有唱義勇軍進行曲、擊打回東北去的自由；而中國法西斯派實行了鎮壓屠殺的自由，對於華北危急時期中的二二九期中的全國愛國示威運動，中國法西斯派實行了鎮壓屠殺的自由，對於華北危急時期中的二二九期中的全國愛國示威運動，中國法西斯派又實行了鎮壓屠殺的自由。總之，對於一切主張抗日、保衛祖國、收復華北、保衛華北者，對於一切唱義勇軍進行曲、擊打回東北去者，他們就一定實行逮捕的自由，殺害的自由，監禁的自由。對於膽敢開話日本天皇的雜誌，他們也一定實行查禁的自由，逮捕和監禁編輯人員杜重道的自由。總之，凡是日本天皇和日本法西斯所需要的自由，便是中國法西斯派實行恐怖的自由。爲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而奮鬥的優秀中國人，長期在中國法西斯派的恐怖自由中喪失了腦袋，折斷了寶貴的生命力，其數目是無從計算的，這，中國有史以來的大浩劫，這

是中國最可悲痛的一頁血淚史。

抗戰期間，在國民黨一黨統治的區域，法西斯派的恐怖自由依然支配了一切。爲抗日與民主奮鬥的中國人，被中國法西斯派所殺戮的依然是無數的。死者已矣，但直到現在還有三萬愛國的中國人關閉在中國法西斯派的牢獄裏面。

久受重重壓迫的中國人民，太需要自由的呼吸了，中國人民的自由——是保證中國民族自由獨立富強的基礎。但是中國人民要獲得自由，就不但必須停止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自由，同時又必須停止中國法西斯派恐怖行物的自由，或者是中國人民的自由，或者是中國法西斯派的自由；有中國人民的自由就不能夠有法西斯派的自由，有法西斯派的自由就不能夠有中國人民的自由。二者必居其一。日本投降以來，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就是要爭取停止中國法西斯派的恐怖自由。然而中國法西斯派是絕對不會自願放下恐怖的武器，昆明「一二·一」悲慘的血案，就是中國法西斯派公開繼續其恐怖行動的自由，無情地血洗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

當政治協商會議還在討論要使中國人民獲取免於恐怖的自由的時候，中國法西斯派就首先接連數天在重慶滄白堂對政協代表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對協代表黃炎培氏住宅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對擁護政協的人們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對較場口慶祝政協成功大會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對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施行其恐怖的自由。在二月二十二日反蔣反共的可恥示威中對民主黨、新華日報及其工作人員施行其恐怖的自由……

法西斯派說：「主張有自由，反對也有自由」，中國法西斯派的所謂「反對有自由」，就是實行恐怖自由，昆明慘案的禍首陳麟徵曾經公開宣佈學生有在牆內開會的自由，我也有在牆外開會的自由，在政協會以後，法西斯派又多了一種說法，說這種實行恐怖自由，就是「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中國法西斯派平日視人民自由爲蛇蝎，爲洪水猛獸，

。他們所期望的從來就是人民的自由，而他們自己則本來是絕對自由的，現在當政協決定人民應有自由，但事實上人民還沒有得到真正自由的時候，他們却拿了武器槍桿先出來對人民和平自由事業公開無所顧忌地進行一切流血劫殺和搗亂，而極無恥地宣稱這就是「自由」，這就是「民主」，顯然地，中國法西斯派要在這人民自由權利剛剛被合法承認的時候，即把人民繼續鎮壓下去，而把他們繼續鎮壓的自由宣稱為「合法的自由」。

中國法西斯派實行恐怖的自由活動在以前，用「政府和服從」等名義；但在政協以來，他們實行恐怖自由的形式已有某種變化，他們現在也要用「民族」「人民」「民主」「自由」的名義出現了。他們正力圖爲他們的恐怖行動尋找新的名義，他們口頭上也宣佈贊成釋放政治犯，但是當他們高呼打回東北去的時候，對於真正要求打回東北去並因此被囚禁十年的張學良將軍却說他不是政治犯；他們在陝西，近還逮捕了大批政治犯，但他們宣佈這些政治犯也不是政治犯，而是所謂偷竊電線的軍事犯。總之，他們要繼續施行恐怖，並儘不準備縮小恐怖的規模，而準備擴大恐怖的規模；他們實行恐怖的手段不是簡單化，而是更複雜化。當然中國法西斯派現在所用的這一類恐怖的方法，不過是希特勒納粹所早已用過的方法，但這一類手法，中國人民絕對下可忽視的手法，中國法西斯派正在企圖用這種方法挑起新的全國的內戰，以便撕毀政協的一切決議，這便爲什麼他們在政協以後的反共反民主活動比以前反而更加猖獗的密秘。

中國法西斯派 這些德意日法西斯的渺小的門徒與走狗，不但要在中國人民面前繼續擴大其恐怖自由，而且也正在公開擴大其反蘇的自由，他們要把他們反蘇的自由「合法化」。大家都記得，中國法西斯派當一九三五年對於上海「新生」雜誌有一篇文章說日本天皇如果不做皇帝或許可做生物學家這件事，便認爲是侮辱友邦元首，除了刊物嚴禁，編輯坐牢以外，一方面誠惶誠恐向日寇暗贈請罪，一方面又鄭重通令「尊重」友邦元首，但現在對於與我們訂有友好同盟條

總的眞正方邦元首斯大林，對於這位蘇力幫助中國北滿戰爭、幫助中國抗戰與民主事業的偉大朋友，對於這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能手，對於這位人類自由文明的偉大旗幟，中國法西斯派却最惡毒地採用一切最卑鄙下流的詞句和圖畫來加以污蔑，中國法西斯派同樣地宣稱這種污蔑就是「自由」。

這些下賤的中國法西斯派爲什麼仇視蘇聯呢？爲什麼污蔑斯大林呢？顯然地，他們是因爲以斯大林爲首的蘇聯力量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力軍，因爲蘇聯和斯大林打败了法西斯。這些下賤的中國法西斯派爲什麼在他們的標語上寫着「斯大林等於希特勒加裕仁天皇」呢？顯然地，他們是說我們與斯大林結同盟，不如和希特勒加裕仁天皇結同盟，與其打倒希特勒和裕仁天皇，與其向德日宣戰，不如打倒斯大林，不如向蘇聯宣戰。中國法西斯派擴大其反蘇的自由，就是要擴大其擁護法西斯、殺殺中國民族、殺殺中國人民的自由。

中國人民爲自己免於恐怖的神聖自由，不屈不撓地進行了英雄主義的鬥爭，這自由在國民黨統治的地區還沒有取得，政協的協議還沒有變成真正的東西，中國法西斯派已經張牙舞爪在進行擴張和黨奪政協所協議的人員自由權利，他們要在他們原來實行的恐怖自由上面加上新形式，以便追求反蘇反共的瘋狂反動戰爭，以便把人民投入更大的恐怖——空前的恐怖的血海中去。但是中國人民呵！我們如果下願意再繼續在法西斯派的恐怖自由下忍受生活，如果我們不願意讓中國繼續沉淪在法西斯派的恐怖血海裏面，我們就必須再接再厲起來爲免於恐怖的自由而鬥爭，爲消滅法西斯的恐怖而鬥爭。

## 中共代表團發表談話

# 駁斥吳鐵城無恥強辯

中共代表團發言人接見本社記者發表談話稱：

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先生昨日發表的談話爲國民黨二中全会辯護，依然繼續用騙術逃避辯護的方法，想把事情混過去。因此爲了保衛政協決議、政協的明確性，爲了使國內外人士明瞭事實的真相，不能不加以駁斥。

(一) 政治協商會議的價值，在於它的五項協議結束了國民黨一黨訓政，如果沒有國民黨一黨訓政之結束，則政協之實行是毫無價值的。國民黨二中全会則企圖用種種方法表面上擁護政協，實際上係偷天換日，想繼續維持國民黨一黨專政；而此種一黨專政已經遭到全中國人民的唾棄，並爲杜魯門總統及莫斯科三強外長會議所指斥。

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必須建立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合作的舉國一致政府，這個政府沒有任何理由應如吳鐵城先生所說須「依照訓政時期約法」來產生，即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來選任。如舉新政府的名單須經過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來選任，那末即使有別黨派或無黨派的人

士參加政府，這個政府仍是國民黨一黨訓政的政府。在政協關於政府組織的協議第二條中寫明：「國民政府委員由國民政府主席就中國國民黨內外人士選任之」，這裏明明白是經政府主席選任，不是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選任。在協議附註第一條中祇有「提請」二字，但這是由於七次小組會議爭持不下，為顧全國民黨代表的困難留下的，既未書明向誰提請，且協議正文與附註發生矛盾時，自應以正文為依據（缺五字），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可以有權決定。現在吳鐵城先生以附註中的「提請」二字來推翻正文中的規定，並解釋為「依照訓政時期約法，國民政府委員應由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這種蒙混的辦法是沒有人能夠同意的。

不僅如此，在國民黨二中全会各決議中，國民大會由政府主席「指導」，明明是把主席的地位放在國民大會之上，「恢復中央政治委員會」代替國防最高會議，明明是企圖把中央政治委員會放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之上。

凡此種種都是要堅持國民黨一黨訓政的實質，使問題蒙混過去，「故意誤解」的正是吳鐵城先生。

(二)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憲法修改原則只有經過協議的才應被各黨派所承認，而且已經經過協議的更應被承認。政協所通過的憲法修改原則，是經過五方協議的，應被國民黨方面所承認。在國民黨二中全会開會時，國民黨代表經過政協綜合小組兩度磋商，會向各方代表提出要求修改三點，當時各方代表即指出必須保證：(一)國民黨方面不再提出其他修改；(二)國民黨方面須執行政協協議，約束其黨員在國民大會中贊成由政協修改的憲法草案。在這兩個條件下國民黨所提出的三點修改可以進行協商，如果破壞此種保證，國民黨所要求修改之三點無法協商。十五日得出三點協議，十六日國民黨二中全会即通過決議改三點為五點，「適合全黨同志意願」，「交中常委負責處理」，這是完全破壞了保證。

這種無限制的破壞保證，更表現於國民黨二中全会一致通過吳稚暉先生的提議。政協關於憲草案問題的協議中寫明：「政協會議憲草審議委員會根據協商會議議定之修改原則……製成五五憲草修正案，提供國民大會採納」。可見依照協議只有政協的修正案可以提交國民大會，這個決議被國民黨二中全會用通過吳稚暉先生提議的辦法破壞了。

對於國家根本大計的憲法，如此一意孤行，難道算「遵守協議」嗎？

(三)人權保障問題。吳鐵城先生認為「無再行決議之必要」。然而所謂分別廢止修改戰時限制人民自由之法律，已決定了將近兩月，至今未全部實現；釋放政治犯之語言已經三個月，只放出了戴笠、秦挺等數人而已，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各地血案迭出，特務系統大打出手，國民黨的黨部則參加暴行的計劃與指揮，此種情形全國皆知，政府對此無表示，黨方對此無聞，國民黨二中全會默不作聲，試問莊嚴之語言置於何地？

(四)吳鐵城先生所說的關於復員計劃的解釋，我們很感謝，因為他的解釋使我們知道所謂「復員計劃」原來是不想有一個人復員。周恩來同志十八日發言中對此事的批評原來還是不好心了，因為他雖然不滿國民黨二中全會所通過的該項計劃，但以為依照計劃，多多少少總會有一百多萬人真正復員，想不到竟可做到一個人也不復員。照吳鐵城先生所說，國軍現有四百九十萬人，其中軍事機關學校及海空軍一百一十萬人，今後十二個月的逃亡消耗竟算為五十七萬，保留官兵一百八十萬人，「應復員轉業人數」一百四十二萬人，四項共計亦為四百九十萬人，可是復員計劃中的「兵工建設總隊」那裏去了呢？應復員轉業的「一百四十二萬人」，定會一變而為五十二個兵工廠設總隊的。這所謂兵工建設總隊，誰都知道就是徒手兵。這樣事情就很清楚，所謂「復員計劃」，是把一百四十二萬加五十七萬人，變成徒手兵、逃兵，而真正復員回家或轉業去當老百姓的，則一個也不會剩有，這那還符合於整軍方案？

(五)關於停止軍事衝突。我們不能不以「說真話，做實事」二語還贈吳鐵城先生與國民黨。停戰協定公佈以來，各地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始終未停，在中共軍佔優勢之地區，如對廣西只有一英里的小鎮點綫狀的偽軍都停止了進攻；對許多偽軍所佔領的城市，都不但不進攻，而且接濟糧食，但是接濟糧食到北平的商人，都要被捕。在國民黨軍隊佔優勢的地區，則關東、東江縱隊至今未被承認，還在被打；新四軍第五師被圍絕糧，瀕於餓斃的狀態。這些事實兩相對照，誰說真話，做實事，誰不說真話，不做實事，還不明白嗎？到現在止，由於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我解放區被佔的城市村莊已達三百處之多，過去我們始終容忍，連報上也沒登一個時期不作報導，而國民黨的中央社、中央日報等宣傳機關，則每日不斷的進行惡意攻擊，這種道又是對執行停戰突「說真話，做實事」麼？

(六)吳鐵城先生說中共將有新行動發生。吳先生如此說法極可注意，按其用意，可能不僅是以此來聲動聽聞，轉移注意力，以避免正面答覆問題之困難。可是說不定這句話的反應，正說明國民黨在企圖另有佈置，如真事實如此，則真是不堪設想了，我們大家應加注意。

中共代表團發言人最後表示：仍舊希望國民黨在其總裁蔣介石先生領導下，糾正其一中會會錯誤的決議，尊重並切實執行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及停戰協議、整軍協議。至於中共方面已屢次表示，以盡力執行三大協議之決心，今後仍將如此，但中共決不受騙，也決不騙人，所以希望雙方明白不可。

---

## 評國民黨二中全會

出版 太岳新華書店

發行 太岳 華書店

定價 二十元

總 陽城大街

分售 沁源浮山

---

BC  
93.74  
2